

捍卫南海主权的胆气  
开发南海诸岛的悲歌

# 最后的水师

作者历时数年，  
遍访李准足迹，使尘封已久的英雄浮出水面  
历史真实与民间传奇糅合，爱国情怀溢满字里行间，感人至深

以史为鉴，屈辱百年磨一剑，该出剑时须出剑

王佩云◎著

甲午国耻刻骨铭心，幸存的北洋水师将士要在南海找回国家尊严，苍凉悲壮  
李准率师巡阅南海，同渔民生死与共，抗击日本夺岛的强盗行径，垂范今天

作家出版社

# 最后的水师

王佩云◎著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后的水师 / 王佩云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4. 6

ISBN 978-7-5063-7438-5

I. ①最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36661 号

## 最后的水师

---

作 者: 王佩云

责任编辑: 韩 星

装帧设计: 刘红刚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 数: 450 千

印 张: 25.5

版 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438-5

定 价: 45.00 元

---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-|---|
| 楔 子 ..... | 1 |
|-----------|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|
| 第一章 庚子赔款逼出的“小人物” ..... | 4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|

1900年，八国联军代表追逼大清国偿还庚子赔款，扬言“逾期将有碍和局”，发出重新与大清国开战的威胁。李准临危受命，在广东筹措到400万两银子，竟遭遇广东巡抚的刁难和票号高额汇费的勒索。他冲天一怒，决定亲自押运这笔银子去香港办汇兑，一不留神走上了弃文从武的道路。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二章 国难当头“匪亦有道” ..... | 27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
东沙难民由抢银子到护银子，李准初识南海渔家女区莲。岑春煊主政两广欲“大开杀戒”，谭文覲被隔离审查，处心积虑“找人垫背”。李准脚上一双麻草鞋为其自证清白，被责令一月之内荡平粤东境内股匪，否则“提头来见”，深深领教了官与匪的狼狈为奸。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三章 澳门苦斗葡萄牙 ..... | 53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
李准罗浮山剿灭勾结日本人走私军火的李北海，香山追捕寻求葡澳当局保护的林瓜四，同时面临争夺大小横琴岛领土主权的复杂局面。清政府模棱两可，岑春煊“刀切豆腐两面光”，巡防营使出浑身解数与葡人斗智斗勇。区莲该出手时便出手，闯入龙潭虎穴斩杀吃里爬外的悍匪。

#### 第四章 慈禧钦点广东水师提督 ..... 77

发生在中国辽东半岛的日俄战争，震撼了国人，也震撼了李准。他极力摆脱刻薄寡恩的顶头上司，返回老家四川实业救国，兑现协助区莲造船回东沙的承诺。一道圣旨召他进京面圣，老佛爷钦点广东水师提督，叮嘱其为振兴大清海军尽力。他不经意间陷入朝廷高层内斗，不得不在新的困境中左冲右突。

#### 第五章 虎门练兵风波迭起 ..... 102

李准在艰难曲折中重建广东水师，获得意想不到的支持，也无端受到这样那样的打压，连慈禧都莫名其妙，好好一个李准为何会屡遭弹劾？岑春煊与袁世凯勾心斗角，两人“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”，一张移花接木的照片，李准得以绝处逢生。

#### 第六章 不能拱手出让的缉捕权 ..... 127

新任两广总督张人骏牢记叔父张佩纶的沉痛教训，竭诚支持加强广东水师建设，然心有余力不足。英国海军频频入侵大亚湾，李准智退“无敌舰”。一艘英国商船在西江被劫，英国趁机索要在中国境内的缉捕权。张人骏协同李准抵制朝廷的妥协退让，捍卫领土主权和国家尊严大义凛然。

#### 第七章 缉拿日本“二辰丸”的尴尬 ..... 152

日本商船“二辰丸”走私军火，在澳门附近海域被中国军民联手截获。李准宣布没收全部该船运载的枪炮子弹，并勒令降下日本国旗，表示认罪服法。日本政府居然出面施压，其军部还派出军舰以武力相威胁，迫使清政府退让。广州军民目睹那面重新升起的“膏药旗”，心里都在滴血。

#### 第八章 把日本窃岛者赶出东沙 ..... 176

广东水师矢志赶走强占东沙岛的倭贼，护送东沙难民返回家园。而跟喜欢炫耀武力的日本无法进行武力对抗，同不讲道理的日本讲不清道理，与藐视国际公法的日本也难以对簿公堂。那么，该跟这些日本强盗斗什么呢？李准及其志同道合者巧妙动用中外媒体的力量，有了以弱胜强的奇招。

## 第九章 追寻南海渔民的脚印 ..... 198

李准深入海南东部的潭门镇，走访长年往返边远岛礁的南海渔民，方知他们除了捕鱼捞虾，还得应对列强舰船入侵的威胁，增强了水师远巡南海的紧迫感。不期光绪和慈禧前脚跟后脚辞世，政局变得扑朔迷离，只好返回广州徘徊观望。区莲联络几位渔老大，为水师舰船巡阅南海边远岛礁探路。

## 第十章 赶着鸡、猪、羊、牛下南海 ..... 224

外国舰船频频染指南海岛礁，敌情就是命令，李准迫不及待率师出巡。跟随他的，不但有水师官兵，还有地方要员、测绘专家和来自德国的无线电工程师；不但有渔民和工匠，还有鸡、猪、羊、牛及谷物蔬菜种子。很多人不理解，广东水师要去南海干什么？这其实是李准在南海前无古人的创举，“只有开发岛礁才能守住岛礁”。

## 第十一章 留下宝贵的“海防要塞图说” ..... 250

日本舰船近距离窥探我军民的岛礁开发活动，李准急于远赴黄岩岛和千里长沙，追踪一心想要窃取中国岛礁的倭贼。“伏波”不幸触礁，广东水师舰队被迫中途返回，李准奋笔写出《广东水师海防要塞图说》，期望尽快付诸新的行动。张人骏突然离职，林国祥不幸去世，张鸣岐前来主政两广，人们只能叹息“时势不由人”。

## 第十二章 辛亥革命的两难选择 ..... 278

在辛亥革命中，李准既是“镇压黄花岗起义的刽子手”，又是“实现广州光复的第一功臣”。这个带根本性的转变，有革命党炸弹的威逼，有诸多朋友的开导，有陈钊带来孙文纵论“太平洋门户权”的鼓舞，还有萨镇冰在武汉交出海军指挥权的榜样力量。然而，一朝失去广东水师的指挥权，他还能干些什么呢？

## 第十三章 面对死难的岛礁开发者 ..... 305

广州革命成功后，各地冒出许多见啥抢啥的民军，同时冒出不少忙着拉队伍、抢地盘的军阀，南海岛礁开发也在劫难逃。东沙岛突然被抢，丰润岛也断绝了与大陆的联系，经李准再三要求，陈景华派出一批警察登岛探查，这才发现所有先驱开发者都已经遇难。李准满腔悲愤，

坚持要为“绝粮而死”的岛民讨说法。

#### 第十四章 不屈不挠地抵制日本“租岛” ..... 335

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趁火打劫，不但抢占中国的山东半岛和德属南洋诸岛，还在“二十一条”中强迫袁世凯赋予该国“租借”岛屿的特权。人们都很奇怪，日本对强占他国岛屿为何这般感兴趣。李准跟崖县县长孙雨品和南海渔民站到第一线，顶住来自北洋政府的“批文”，粉碎日本的“租岛”阴谋。

#### 第十五章 1933年的海上抗争 ..... 364

1933年，法国悍然占领中国南海9个岛屿，日本北边陈兵长城喜峰口，南边也公开提出强行霸占我南海岛礁的要求。已经赋闲在家的李准，再也无法保持沉默，用广东水师巡阅南海的亲身经历，捍卫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。一曲《打渔护家》轰动京津，“济远”铁锚也成为一把穿透历史的利剑。

#### 尾声：不得不吞下的历史苦果 ..... 393

林中校带着《李准日记》，跟随民国海军沿着长江边战边退。他们退到重庆，中国的南海诸岛已经被日本人武装占领，《李准日记》也在躲避日机轰炸重庆的混乱中丢失。林中校和他的同僚都醒悟到，民国海军实际还在延续《李准日记》的悲剧，中国人正在吞下一枚不得不吞下的苦果。

#### 后 记 ..... 396



## 楔子

1937年，淞沪会战爆发前夕，海军中校林某在上海一个地摊上，惊喜购得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十余册巡阅南海的日记。值此上海危急存亡之秋，他迫不及待翻开来看，眼前出现的是一幕幕护卫南海主权惊心动魄的场面。

1937年的多事之秋，北平刚发生“卢沟桥事变”不久，日本海军立马又将该国9个师团2个旅团30余万鬼子兵输送到上海，摆开了由长江向中国内地大举发起进攻的架势。这支鬼子兵的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咧着大嘴说：“大日本国统帅部已经决定，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！”

在国民政府海军部供职的林中校，跟随同僚从南京来沪实地观察敌情，为中国海军制订长江防卫计划，抗击日寇由此发动的疯狂侵略。俗话说得好，“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”，日本侵略军由长江发起的进攻，还得靠中国的海军来应对。临行之前，海军部长陈绍宽交代，眼下没有能力与日本打海战，那就同它展开江战，在万里长江与鬼子拼个鱼死网破。林中校一行在上海忙活了不少日日夜夜，仔细观察了敌我态势，需要拿出江防的具体部署，心窝里都往外冒凉气。他们都是明白人，就海军而言，无论海战、江战，拼的都是坚船利炮。民国海军从清末水师接收过来的一批军舰，又在长年的军阀混战中，你砸过来，我砸过去，早已成了一堆“破铜烂铁”。这么多年，政府像走马灯一样，换了一茬又一茬，谁也没有认真考虑过中国海军的建设，“平时不烧香，急时抱佛脚”，怎能撖日寇精锐海军之锋？

就在8月9日这天，日本海军中尉大山勇夫强行闯入虹桥机场，抵近侦察中国军队虚实，被机场守军一枪毙命。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似乎找



到了发动淞沪之战的口实，将其全部舰船迅速开进黄浦江，脱去所有炮舰的炮衣，将黑洞洞的炮口瞄准上海几个重要街区。他的旗舰“出云号”，高高挂着一面十分扎眼的“膏药旗”，在麋集的日舰中穿梭往来，进行战前的最后检视。有消息说，在日本本土佐世保待命的海军第一特别陆战队，还有直属日本陆军总部的特别敢死队，都已经登上赶赴上海的飞机，战事眼看一触即发……

这天时近黄昏，林中校草草扒拉了一碗扬州炒饭，披件风衣，一人独自上街溜达，不为别的，就为排解大敌当前的心理重压，还有对中国海军“在劫难逃”的不祥预感。他信步走进一条偏僻弄堂，两边的石库门皆紧紧关闭，在并不宽阔的麻石路面上摆着一些地摊，也极少有人问津。他不经意地左右瞄了几眼，发现这些地摊出售的大多是珍贵收藏品，不由心头一紧，“乱世抛古董”？这说明住在石库门内的富贵人家都在忙着做逃难的准备，上海市民压根就不相信中国守军具有保护他们的能力。长江保卫战未战先败，这对海军官兵来说是莫大的耻辱，也是莫大的悲哀。他感到很败兴，不由加快脚步，想尽快离开这个给他心里添堵的地方。

他没走出多远，眼前突然一亮，被散落在一个地摊上的几样物件吸引住了。这并非殷商青铜、唐宋彩绘、明清瓷器或名人字画之类，而是一些普通图书、信札，还有装订成册的一摞日记本。他不由驻足路旁，俯身翻看，一个熟悉的名字——“清末广东水师提督、民国直威将军李准”，赫然出现在眼前。他用内行的目光仔细审视，那些信札，的确是李准多年与同僚及亲友往来的“雪泥鸿爪”；那些日记，也的确是李准多年笔耕不辍留下的手迹。李准是林中校仰慕已久的一位杰出海军人物，去年刚以不足古稀的年龄辞世，而在去世前不久还做出捍卫南海主权的惊天壮举，为国人所感怀，也为海军同仁所敬重。

那是1933年，法国人趁日本侵略军越过山海关进攻离北京仅一步之遥的喜峰口，悍然出动军舰占领中国南沙群岛的9个岛屿，日军在进占长城喜峰口时，也加快了对南海诸岛侵略的步伐。消息传来，举国震惊，抗议电函如雪片一般飞进国民政府的外交部，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，凡我族类，无不义正词严。已经年逾花甲、赋闲天津的李准尤为慷慨激昂，亲自跑到天津报馆发表宣言，用他率领广东水师舰队巡阅南海的亲身经历驳斥法、日两国抢夺我南海岛屿的强盗行径，呼吁国人奋起抵御外侮，捍卫中国在海上的领土主权。

此时，林中校亲眼目睹李准的信札和日记，如闻其声，如见其人，仿佛这位曾经叱咤南国海疆的前辈，巍然站立在面前。李准不仅是海军名宿，也是著名的戏曲作家和书法家。人们传说他自幼苦练书法，篆书、隶书、两汉碑刻、甲骨钟鼎都下过功夫，尤其擅长魏碑体。这十多本日记的书写，字字工整，珠

圆玉润，不失古意，仅就书法而言，亦堪称珍品，让林中校爱不释手。他抬眼问默默站在一旁的卖家：“这些日记本要多少钱才肯出手？”得到的回答是，“货卖识家，长官看着给。”林中校晓得李准有家人由天津迁居上海，打量了身边这位穿着素朴，年龄在20多岁的清秀女子，冒昧询问她与李准老前辈的关系。这女子低下头来，口欲言而嗫嚅，含含糊糊，临了也没让他弄清楚她究竟是李准家的什么人。

林中校经过一番掂量，此次带来上海的盘缠，经过这些日子的花销，尚有40块银元的剩余，用其买下这些弥足珍贵的日记本显然少了些，不过在此乱世拥有这些银元比拥有这些日记本实惠。他征得女子同意，飞奔回到驻地，悉数拿出银元，捧回了李准日记本。他的同僚也都是李准的崇拜者，看见这么多本李准亲笔书写的日记，一齐惊呼起来。大家都羡慕林中校，“踏破铁鞋无觅处”的宝物，竟然“得来全不费功夫”。有人打开话匣子，回忆李准当年弃文从武的传奇，讲述李准率领水师巡阅南海的故事。有人端详日记本内字字珠玑，评点李准戎马倥偬中居然能将书法练得炉火纯青。这些民国海军的军官们，感叹来，感叹去，将话题集中到一代水师名将的身后事，竟落得家人要靠变卖先人遗物度日的窘境。有人惋叹，李将军生前洁身自爱，一生为摇摇欲坠的清政府筹过不少款子，却没想到也该为自己的后人筹些钱过日子，以致让儿女辈如此潦倒。有人用了调侃的口吻，李老前辈家道中落与其不节制生育不无关系，他老人家仅闺女就养了13个，比“金陵十二钗”还多一“钗”。

林中校回到宿舍，迫不及待翻阅《李准日记》。夜深了，上海电厂关了电闸，他仍在秉烛夜读。他眼前风云漫卷，海涛翻滚，清末广东水师由“伏波”“琛航”“振威”“宝璧”“广金”等舰船组成的编队远巡南海，一幕幕扣人心弦。而李将军当年在南海面对的主要对手，正是野心勃勃而又穷凶极恶的日寇。那时清朝政府每况愈下，国力式微，气数将尽，已经朝不保夕。然而，这不但没使中国在海上实行进一步的退缩，反而朝着维护南海主权的正确方向，迈出了非常值得后人尊敬的一步……

## 第一章 庚子赔款逼出的“小人物”

1900年，八国联军代表追逼大清国偿还庚子赔款，扬言“逾期将有碍和局”，发出重新与大清国开战的威胁。李准临危受命，在广东筹措到400万两银子，竟遭遇广东巡抚的刁难和票号高额汇费的勒索。他冲天一怒，决定亲自押运这笔银子去香港办汇兑，一不留神走上了弃文从武的道路。

### 1

“砰，砰，砰……”

公元1900年暮秋时节，北京东堂子胡同，一阵排枪骤然响起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的八国联军代表，拍桌子打板凳，异口同声发出咆哮：“赔款数额一个子儿不能少，赔款利息一分钱不能减，偿还赔款日期一天也不能拖延……”日本驻华公使仗着甲午海战曾打败过中国，参与八国联军的战舰和兵员也最多，他径直走到清国代表庆亲王奕劻和两广总督李鸿章面前，瞪大眼珠子说：“大日本国的陆、海两军，已在天津、山海关和北京周围部署停当，要不我们两国再打一仗怎么样？”

这是强权即公理的年代。奕劻和李鸿章坐在谈判席上，实际等于连辩护权都被彻底剥夺的“被告”，或者说是被众多黄世仁追着逼债的杨白劳，纵有天大的苦楚和冤屈，也只能就着卤水往肚子里咽。

大清国此时的财政状况，称得上“屋漏偏逢连夜雨”，或者说是“雪上加霜”。1894年甲午之败，日本逼迫大清国签下《马关条约》，除割地之外，张

开血盆大口，索取赔款高达2.3亿两白银。那时，大清国库每年总收入仅8000万两银子，也就是说，全国人民三四年不吃不喝，还填不满这个窟窿。李鸿章在马关的谈判桌上曾苦苦哀求日本人稍稍削减一点儿，说得可怜兮兮：“贵国权当送我这糟老头子回北京的路费好了。”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一瞪眼，一咧嘴，一龇牙：“一个子儿也不能少，通通的拿来！”这几年举国上下砸锅卖铁，尚未凑齐甲午赔款。现在八国联军又扛着洋枪洋炮打进北京，迫使慈禧和光绪仓皇出走，慌不择路逃至大西北的黄土高坡才停住脚步。这回德、日、美、英、法、俄、意、奥八只“狮子”一齐大开口，战争赔款高达4.5亿两白银，分39年还清，年息4厘，本息共9.8亿两，年额达2121万两有余。义妓赛金花曾挺身而出，在红绡帐里与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软磨硬泡，请求列强稍稍收敛一点儿贪婪之心，多少给中国的黎民百姓留点儿活命钱。这位德国大胡子两眼一瞪，睡中国的女人没商量，要中国的银子也没商量。

已经逃往晋、陕之间的慈禧太后，深知国家财政已经濒临破产，清政府只剩下一副空皮囊，即使把国库抖弄个底朝天，将老百姓搜刮一干二净，也凑不出这么一大堆银子来。她踌躇再三，发电报给主持和议的庆亲王和李鸿章，要求在谈判桌上吐吐苦水，“中国财力已竭，各国皆所深知，期望有所减免”。八国谈判代表板起面孔，一齐威逼道：“我们答应了，八国摆在大沽口的坚船利炮也不答应。”老佛爷退而求其次，接着要求告知对方：“赔款既不允减，只好照准，唯索息一倍，计合4厘，大清国实在吃不消，仍需商减为要。”八国代表又用不同语言咕噜出同一个意思：“赔款吃定贵国了，赔款利息也吃定贵国了，谁叫贵国是战败国呢？”

这一天的谈判，是慈禧再次发来电报，请求宽展赔款年限，“让大清国稍稍缓上一口气，这总可以吧？”万没想到，奕劻和李鸿章刚一张嘴，就迎来这阵排枪和八国代表继续动武的威胁。奕劻和李鸿章无法忘记，八国联军54艘战舰载来的侵略军在大沽口登陆，制造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，连逃往海上的渔民都被排枪射杀殆尽，留下“塘沽一扫光，新河半拉子庄，北塘三排枪……”这首民谣。前不久，数万联军由天津、廊坊一路打到北京，瓦德西将入城官兵“纵欲”3天延至8天，大街小巷杀人放火、奸淫掳掠，无恶不作。他们岂敢再次招来战祸，只能张口结舌坐在那儿。八国代表仍不肯就此罢休，他们商量着要给慈禧这个中国老太婆一点儿颜色瞧瞧，当即勒令清政府追斩直接卷入义和团“扶清灭洋”的王公大臣毓贤和赵舒翘，同时发出威胁，“慈禧皇太后亦难辞其咎也”。老佛爷终于明白，同扛着洋枪洋炮的八国联军讨价还价没她好果子吃，闹不好连自己的脑袋也保不住。她再也不敢拖延，飭令朝廷老少爷们

齐动员，好歹先凑齐八国索要的首笔赔款，礼送这些瘟神出境。

奕劻和李鸿章原想循“借债还债”老路数，“拆东墙补西墙”，掏一个窟窿填一个窟窿。然而，自咸丰年间起，大清国即依靠借外债填补白银短缺的口子，这么多年来，打了败仗要借外债赔款，办洋务要借外债买机器，修铁路要借外债买铁轨和机车，建海军要借外债买军舰和大炮，加上各省也自行找外国人借钱。户部尚书此时拿出历年所借外债的账簿，连本带息，利上滚利，息上加息，已经成了天文数字。他仰着脖子问：“这外债还能借吗？”奕劻和李鸿章也亲自找一些外国银行试探，这些“洋财神”看出清政府已无多少还款能力，利息一家比一家定得高，还款条件也一个比一个苛刻。两人也因此摇头，外债继续这么借下去，说不定大清国天就塌下来了。

但慈禧已经受够了流落晋、陕之苦，盼着从速了结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危。她一气之下，指名道姓要东南富裕省份带头捐银子，如期送出第一批赔款，山东的袁世凯，两江的刘坤一，湖北的张之洞，都在其列。本来还有李鸿章，他所在的两广也算膏腴之地，不过现在要借重他与洋人谈判，只能暂且不提两广拿银子的事。这几位封疆大吏在八国联军入侵期间搞“东南互保”，袖手旁观，保持中立，曾得罪过慈禧，此时要挽回“圣眷”，尽管“筹款甚艰”，还是竭尽全力。两江总督刘坤一，甚至将南京5万两用来预防瘟疫的银子都截留下来了。就这么着偿还第一笔赔款，尚有500多万两银子的缺额。

慈禧寻思几个富裕省份扛了“大头”，其他省份也该把“小头”扛起来。她发给军机大臣一道懿旨，电寄远近各省督抚，告知“此次赔款数巨，筹划甚艰”，大伙儿无论采取何种手段，加征各种名目的捐税也好，发行地方公债也好，即使挖地三尺，也要如期凑齐第一笔赔款。她谆谆告诫地方大员：“咱们现在得罪不起洋人，只能得罪自家老百姓了。”

然此时中国老百姓早已被多如牛毛的捐税压趴下，一些地瘠民贫的省份，哪怕开动榨油机也榨不出啥油水来。陕西巡抚李绍芬，算是最卖力的，也苦着脸奏报：“陕西摊还赔款，数巨期迫，未易筹办，拟规复旧有差徭，约可年内筹银40万两，借抵赔款。”江西巡抚李兴锐、吉林将军长顺不但无力为朝廷筹钱，还想朝廷筹钱为他们救急。这两省不久前发生教案，教会倚仗各国领事馆在背后撑腰，勒索赔款，同样咄咄逼人。李兴锐的电报说：“江西教案所有赔款，计修教堂者60万两有奇，恤教民者20万两有奇，恳请先就库款挪凑而后设法归还。”长顺的电报也一把眼泪一把鼻涕，让慈禧看得心酸，也看得心烦。

第一笔赔款偿还期限已到，差额仍未补齐。八国联军又不耐烦了，一窝蜂拥向东堂子胡同逼债。奕劻和李鸿章陪着笑脸接受这些洋大人的呵斥，打躬作

揖请求宽延时日。他们请八国代表吃了几次“李鸿章杂碎”，送了几次古玩字画，好不容易达成“临时妥协”。八国同意第一笔赔款期限宽展3个月，清政府相应将赔款利息再提高一个档次。在觥筹交错中，这些洋鬼子满嘴喷着酒气，发出新的威胁：“若再次拖延赔款，恐于和局有碍……”

国难当头，出路何在？奕劻此时急得脸红筋涨，抓耳挠腮，在签押房里进退无据。李鸿章虽然遭遇甲午沉重一击，身心已经极度疲惫，见识还是比庆亲王广阔一些。他不停搔弄头上稀疏的白发，捶打布满皱纹的额头，脑瓜里蓦然跳出一个人来，不由喊出一嗓子：“有了，有了！”庆亲王莫名其妙，连忙问他“有什么了”，李鸿章俯下身去，展纸捉笔，写下“李准”两字。

“李准何许人也？此人有什么了？”庆亲王看罢，仍在发愣。

这也难怪。李鸿章脑海中跳出的这个李准，是远在广东潮汕依赖办赈捐谋生的一个小人物。只因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年），李中堂为处置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，欲邀英、法、俄进行干涉，急需50万两银子做备用金。朝廷指名邮传大臣盛宣怀和广东南海县令李征庸负责筹办这笔款子，盛、李二人还在左右为难，不知该从何处着手。李征庸的儿子李准主动站出来，愿意筹垫这笔款子，替父亲解难，为朝廷分忧。此人说到做到，很快从香港、汕头等处筹得50万两白银，直接解送保定，送入李鸿章行辕。李鸿章因此对其留下“筹款能手，得力干员”的印象，只因这些日子忙昏了头，竟忘了这位年轻有为的财神菩萨。

庆亲王听了李中堂介绍，依旧一头雾水，两只手猛搔头皮，也没能想起这位“财神爷”来。这时一位年轻章京，亦即朝廷小秘书，匆匆来到签押房，呈上一份加急电报，嘴里报告：“鄂督来电，请王爷和中堂过目。”鄂督乃张之洞，字孝达，号香涛，他这份电报也是急国家所急，为朝廷举荐筹款人才。两人睁大已经昏花的老眼，看了一遍又一遍。庆亲王随即抹着颔下花白胡须，莞尔一笑：“真是英雄所见略同！”

张之洞推荐的亦是李准，还说出一番推荐理由。那是中法战争时期，张之洞赴广东督办军务，与南海县令李征庸过从甚密，见其儿子李准精明过人，读书也算用功，办事也算干练，文章写得也算洒脱，只是文曲星不肯光顾，进京赶考，屡试不第。其父不得已，花了一笔银子，为其捐了一个同知，记名广西，也迟迟未能补上实缺。张之洞返回湖北任所，赶上长江发洪水，荆江流域大片农田颗粒无收，居民房屋被毁，数十万灾民衣食无着。他要筹集赈灾款救急，试着给李准拍封电报，请其在潮汕地区为湖北代办赈捐。这后生小子居然出手不凡，没用多长时间，筹得善款10万两有余，电汇鄂省。张之洞由此越发

相信李准是个人才，奏保“候补知府听用”。当年这个折子还是奕劻和光绪商酌处理的，批示“奉殊批着照所请”，不想竟被吏部驳议。该部尚书振振有词：“10万两银子便捐个候补知府，大清国的官帽也太不值钱了。”庆亲王情知吏部尚书是老佛爷的人，他和皇帝胳膊拧不过大腿，写信给张之洞表达过难言之隐。奕劻此时拍着脑袋感叹：“真是人老不中用，竟把一位财神菩萨忘到脑后了。”

庆亲王和李鸿章发出加急电报，向依旧滞留陕西的两宫传递佳音。他们乐呵呵说：“相信一旦启用李准，区区数百万赔款按期补齐，堵住瓦德西们的臭嘴，应当不在话下。”慈禧和光绪看了电文，也都记起李准其人其事。这个芝麻绿豆般的小人物，数日之内筹款10万赈济湖北洪灾，旬日之内筹垫50万两白银了却胶州湾中外调停大事，在宫里也曾传为美谈。可惜贵人多忘事，用人朝前，不用人朝后。慈禧松了一口气，脸上有了多日不见的喜色，嘴里念的还是李鸿章的好：“这个李合肥，原想让他专心和议，不给施加返粤筹钱的压力，不想解此燃眉之急的还是他。过去好多人乱嚼舌头根子，说我偏心眼儿，处处护着他。现在怎么着，朝廷这些年没有白疼他吧？”她的贴身太监李莲英也在一旁凑趣：“最难得的是，李中堂还时刻替朝廷留心人才，不然这个李准，大海捞针，哪儿找去？”

老佛爷掰着指头算了算，第一期赔款所差500万两银子，陕西肯出40万两，宫里节衣缩食凑60万两，其余400万两要李准兜底。她立刻传旨，命李准“两月之内筹足这笔银子，以维持和局，替朝廷解忧”。光绪附加一句：“这笔银子由李准径直汇往朝廷指定银行，不经地方官府层层传递，免得中途截留，‘雁过拔毛’。”老佛爷点了点头，再传懿旨：“李准办成此事，可录一等功，记名军机处，福荫子孙。”光绪记起李准曾有“候补知府听用”被吏部驳议一事，赶紧补充道：“还得给他一个知府的头衔，不然人微言轻，没人听他调度。”李莲英见有这么一个“捞钱的耙子”，也想找机会拉拢，笑着说：“老佛爷还可召他来颐和园，或坐八抬大轿，或骑马逛园子，享受两宫亲自接见的殊荣，让他八辈子也忘不了朝廷的恩典。”

## 2

这是广东汕头一个普通院落，因为刚下过一场雨，铺着青石板的庭院还湿漉漉的。庭院中间那株盘根错节、冠盖如云的榕树，微风拂过，还在往下滴水珠。挨着墙边种的几窝美人蕉，经雨水洗刷之后，花朵红的更红，黄的更黄，



肥嫩的叶子自然也更绿了，十分招人喜欢。

李准，这位被朝廷寄予厚望的人物，此刻正在院内晨练。他丝毫未受天气忽雨忽晴的影响，凡规定科目，训练次序，既不轻易删减，也不随意颠倒。他下雨时练的是剑，手中挥舞三尺龙泉，刷刷斩断凌空而下的雨丝，在身边溅起无数水花。此时天放晴了，练的是枪法，右手腕系着一擦板砖，平平举起毛瑟手枪，一动也不动。他深知枪法要诀，心要专，眼要直，胸要挺，腹要收，手要平，腿要稳，那一擦板砖帮他练的是定力。他头上盘着一条湿漉漉的辫子，浑身上下紧贴着湿透了的衣裤，在晨风中纹丝不动，显露出一股刚毅、英武、挺拔、洒脱之气。

李准祖籍四川广安州邻水县，字直绳，号任庵。他原本是个与武事不沾边的读书人，连孔门弟子必修的六艺，驾驭马车和挽弓射箭，也都没有碰过。他儿时生活在华蓥山脚下一个叫桅子湾的山坳里，距县城60多里路，只能在家跟着告老还乡的祖父朗读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。后来进了村里办的私塾，那位中过举的教书先生，除叼着旱烟袋督促学生死记硬背“子曰诗云”，别的一概不管不问。李准从小的体育锻炼，不过是跟着祖父上山放牛；练习的“武艺”，也只是跟几个玩伴在谷草堆里翻跟头，或拿弹弓打麻雀。好在从小肠胃不错，嘴不吃亏，长大成人之后，体格很是健壮。现在练习武艺，几个时辰下来，手不酸，腿不麻，腰不疲，气不喘。看得出来，虽为书生并不文弱，与戏文里的“奶油小生”不是一路人。

陪在一旁练剑、练枪的，是他新娶的小妾，姓阎名文艳，祖籍河北沧州。她出身江湖卖艺人家，从小苦练拳脚，也谙熟刀剑。前年跟着父亲走南闯北，辗转来到潮汕，撂地摊献艺，换取一家人的温饱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其父一路折腾到南方，无法适应这边的湿热，不幸染上瘴气，打起了“摆子”。那时尚无医治此病的特效药，眼睁睁病死在一座破庙里。这女子孤身一人在外，远离故土亲人，穿着重孝走上街头，打出“卖艺葬父”的横幅，在看客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圈里，含着眼泪耍把式。李准此时任广东钱局提调，正在汕头办赈捐，到处劝人行善积德，看到这一幕，自然不能无动于衷。他怜悯这女子身世飘零，也敬其孝行不在“二十四孝”任何一孝之下。当即分开众人，用四川话对阎文艳说：“么妹，这边天气高湿高热，卖艺葬父，亡灵等不起啊。”他随即掏出自家钱袋，帮着置办了棺木，还买下一小块墓地，按当地风俗做了道场，让一个客死他乡的江湖艺人走得颇有尊严。

阎父生前教育女儿，“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”。文艳掂量葬父之恩非“滴水”可比，感激涕零之余，不求结草衔环，只求当牛做马，以慰亡父在天之

灵。李准推辞不过，原想聘其为剑术教师，学些防身健体的套路。大概是缘分吧，自阎文艳进入李府，两人切磋武艺，也切磋文章，她授他以武，他授她以文，渐渐谁也离不开谁了。阖府上下与这位武术教师相处也很融洽，连李准两个贴身保镖赵大龙和李小虎也佩服得五体投地。难得的是李准的两个幼女也十分愿意亲近这位剑术教师，不是拉着她讲故事，就是拉着她“藏猫猫”。此时，李准母亲在南海县衙久病不起，其原配黄氏夫人一直守在病榻前侍候婆婆汤药，料理公公饮食起居，还被一个需要喂奶的儿子拖累着，无法分身照顾丈夫和女儿。李准父亲见状，命儿子娶阎氏为二房，既助其练剑，也帮其照料一双女儿，可谓两全其美。黄夫人出身四川邻水望族，乃大家闺秀，谨守“三从四德”。她曾与阎氏见过几面，仔细观察这年轻女子的言行举止，并非搬弄是非和专横跋扈之辈，料定日后相处不会太难堪，也认可了丈夫纳妾之事。

阎文艳论剑是内行，摆弄枪支是外行，冷兵器和热兵器到底不是一码事。她此时还惦着朝廷委托丈夫的重任，不能有所耽搁，心思再也无法集中到枪上。她委婉提醒：“今日晨练适可而止吧，可别误了朝廷饬令限期筹集赔款的大事。”李准练枪姿势不改，满口乡音也不改：“格老子，朝廷张口就是400万两银子，这可不是一时半会急得出来的。”阎文艳继续说道：“湖北张总督特意派王胡子从武汉赶来协助筹款，电报说好今日上午便到，也该提前做些准备才是。倘若到时候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，可不辜负了李中堂和张总督举荐的美意？”李准仍然纹丝不动：“雪岑是老朋友了，可以推心置腹，用不着字斟句酌。再说筹款之事，我心里也琢磨得八九不离十了，不会在他面前开黄腔。”

迫使李准中途停止练功的，是他的两个宝贝女儿。这对孪生姐妹，各自捧着一个精巧小算盘，突然迈过堂屋门槛，跳跳蹦蹦闯进庭院里。一个拉着父亲的衣襟，一个扯着庶母的裤脚，要求评判“鸡兔同笼”谁对谁错。照料她们的丫环小丹使劲拦也没有拦住，急得手忙脚乱，脚下一趔趄，险些摔倒在阶沿下的青砖地上。李准欲待发作，有天大的事也不许干扰晨练，忽然想起两个闺女小小年纪迷上珠算，自己乃始作俑者，脸色马上缓和下来。他这些年不是计算赈捐收支，就是核查厘金进出，成天在书房内将算盘珠子扒拉得震天价响。两个女儿受了感染，刚学会说话，便学会了珠算，也是他主动给小姐俩做了精致小算盘。阎文艳见状，赶紧中止晨练，一手拉着菊荪，一手拉着梅荪，耐心分析是姐姐还是妹妹将四条腿的兔子和两条腿的鸡弄混了。李准也顺势将自己从板砖的重负中解脱出来，做迎接王雪岑的准备。

王雪岑是张之洞的高级幕僚，四川广安人，算是李准的小同乡，人称“王胡子”。这“胡子”是按四川习俗，对社会贤达的尊称，并非像关公那样，脸